

第 六 十 四 回

曲沃城栾盈灭族 且于门杞梁死战

却说范匄虽遣其子范鞅往迎魏舒，未知逆顺如何，心中委决不下，亲自登城而望，见一簇车徒，自西北方疾驱而至，其子与魏舒同在一车之上，喜曰：“栾氏孤矣！”即开宫门纳之。魏舒与范匄相见，兀自颜色不定。匄执其手曰：“外人不谅，颇言将军有私于栾氏，匄固知将军之不然也。若能共灭栾氏者，当以曲沃相劳。”舒此时已落范氏牢笼之内，只得唯唯惟命，遂同谒平公，共商议应敌之计。须臾，赵武、荀吴、智朔、韩无忌、韩起、祁午、羊舌赤、羊舌肸、张孟疆诸臣，陆续而至，皆带有车徒，军势益盛。固宫止有前后两门，俱有重关。范匄使赵、荀两家之军，协守南关二重，韩无忌兄弟，协守北关二重，祁午诸人，周围巡徼。匄与鞅父子，不离平公左右。

栾盈已入绛城，不见魏舒来迎，心内怀疑，乃屯于市口，使人哨探，回报：“晋侯已往固宫，百官皆从，魏氏亦去矣。”栾盈大怒曰：“舒欺我，若相见，当手刃之！”即抚督戎之背曰：“用心往攻固宫，富贵与子共也！”督戎曰：“戎愿分兵一半，独攻南关，恩主率诸将攻北关，且看谁人先入？”此时殖绰、郭最虽则与盈同事，然州绰、邢蒯却是栾盈带往齐国去的，齐侯作兴了他，绰、最每受其奚落，俗语云“怪树怪丫叉”，绰、最与州、邢二将有些心病，原原本本未免迁怒到栾盈身上，况栾盈口口声声只夸督戎之勇，并无俯仰绰、最之意，绰、最怎肯把热气去呵他冷面，也有坐观成败的意思，不肯十分出力。栾盈所靠，只是督戎一人。

当下督戎手提双戟，乘车径往固宫，要取南关。在关外阅看形势，一驰一骤，威风凛凛，杀气腾腾，分明似一位黑煞神下降。晋军素闻其勇名，见之无不胆落，赵武啧啧叹美不已。武部下有两员骁将，叫做解雍、解肃兄弟二人，皆使长枪，军中有名。闻主将叹美，心中不服曰：“督戎虽勇，非有三头六臂，某弟兄不揣，欲引一枝兵下关，定要活捉那厮献功！”赵武曰：“汝须仔细，不可轻敌。”

二将装束齐整，飞车出关，隔堑大叫：“来将是督将军否？可惜你如此英勇，却跟随叛臣，早早归顺，犹可反祸为福。”督戎闻叫大怒，喝教军士填堑而渡，军士方负土运石，督戎性急，将双戟按地，尽力一跃，早跳过堑北，二解倒吃了一惊，挺枪来战督戎。督戎舞戟相迎，全无惧怯。解雍的驾马，早被督戎一戟打去，折了背脊，车不能动，连解肃的驾马，嘶鸣起来，也不行走。二解欺他单身，跳下车来步战，督戎两枝大戟，一左一右，使得呼呼的响。解肃一枪刺来，督戎一戟拉去，戟势去重，磅的一声，那枝枪折为两段，解肃撇了枪杆便走。解雍也著了忙，手中迟慢，被督戎一戟刺倒，便去追赶解肃。解肃善走，径奔北关，缒城而上，督戎赶不著，退转来要结果解雍，已被军将救入关去了。督戎气忿忿的，独自挺戟而立，叫道：“有本事的，多著几个出来，一总厮杀，省得费了工夫！”关上无人敢应。督戎守了一会，仍回本营，吩咐军士，打点明日攻关。

是夜解雍伤重而死，赵武痛惜不已。解肃曰：“明日小将再决一战，誓报兄仇，虽死不恨！”荀吴曰：“我部下有老将牟登，他有二子牟刚、牟劲，俱有千斤之力，见在晋侯麾下侍卫，今夜使牟登唤来，明日同解将军出战，三人战一个，难道又输与他？”赵武曰：“如此甚好！”荀吴自去吩咐牟登去了。

次早，牟刚、牟劲俱到，赵武看之，果然身材魁伟，气象狰狞，慰劳了一番，命解肃一同下关。那边督戎早把坑堑填平，直逼关下搦战。这里三员猛将，开关而出，督戎大叫：“不怕死的都来！”三将并不打话，一枝长枪，两柄大刀，一齐都奔督戎。督戎全无惧怯，杀得性起，跳下车来，将双戟飞舞，尽著气力，落戟去处，便有千钧之重。牟劲车轴，被督戎打折，只得也跳下车来，著了督戎一戟，打得稀烂。牟刚大怒，拚命上前，怎奈戟风如箭，没处进步。老将牟登，喝叫：“且歇！”关上鸣起金来。牟登亲自出关，接应牟刚、解肃进去，督戎教军士攻关，关上矢石如雨，军士多有伤损，惟督戎不动分毫，真勇将也。

赵武与荀吴连败二阵，遣人告急于范句，范句曰：“一督戎胜他不得，安能平栾氏乎？”是夜秉烛而坐，闷闷不已，有一隶人侍侧，叩首而问曰：“元帅心怀郁郁，莫非忧督戎否？”范句视其人，姓斐名豹，原是屠岸贾手下骁将斐成之子，因坐屠党，没官为奴，在中军服役。范句奇其言，问曰：“尔若有计除得督戎，当有重赏。”斐豹曰：“小人名在丹书，枉有冲天之志，无处讨个出身，元帅若于丹书上除去豹名，小人当杀督戎，以报厚德。”范句曰：“尔若杀了督戎，吾当请于晋侯，将丹书尽行焚弃，收尔为中军牙将。”斐豹曰：“元帅不可失信。”范句曰：“若失信，有如红日！但不知用车徒多少？”斐豹曰：“督戎向在绛城，与小人情相识，时常角力赌胜，其人恃勇性躁，专好独斗，若以车徒往，不能胜也。小人情

愿单身下关，自有擒督戎之计。”范句曰：“汝莫非去而不返？”斐豹曰：“小人有老母，今年七十八岁，又有幼子娇妻，岂肯罪上加罪，作此不忠不孝之事？如有此等，亦如红日！”范句大喜，劳以酒食，赏兕甲一副。

次日，斐豹穿甲于内，外加练袍，扎缚停当，头带韦弁，足穿麻屨，腰藏利刃，手中提一铜锤，重五十二斤，来辞范句曰：“小人此去，杀得督戎，奏凯而回。不然，亦死于督戎之手，决不两存。”范句曰：“我当亲往，看汝用力。”即时命驾车，使斐豹驂乘，同至南关。赵武、荀吴接见，诉以督戎如此英雄，连折二将。范句曰：“今日斐豹单身赴敌，只看晋侯福分。”言犹未已，关下督戎大呼搦战。斐豹在关上呼曰：“督君还认得斐大否？”豹行大，故自称斐大，乃昔年彼此所呼也。督戎曰：“斐大，汝今还敢来赌一死生么？”斐豹曰：“他人怕你，我斐豹不怕你！你把兵车退后，我与你两人，只在地下赌斗，双手对双手，兵器对兵器，不是你死我活，就是我死你活，也落得个英名传后。”督戎曰：“此论正合吾意。”遂将军士约退。这里关门开处，单单放一个斐豹出来。两个就在关下交战，约二十余合，未分胜败。斐豹诈言道：“我一时内急，可暂住手。”督戎那里肯放。斐豹先瞧见西边空处，有一带短墙，捉个空隙就走。督戎随后赶来，大喝：“走向那里去？”范句等在关上，看见督戎往追斐豹，慌捏一把汗，谁知斐豹却是用计，奔近短墙，扑的跳将进去。督戎见斐豹进墙去了，亦逾墙而入。只道斐豹在前面，却不知斐豹隐身在一棵大树之下，专等督戎进墙，出其不意，提起五十二斤的铜锤，自后击之，正中其脑，脑浆迸裂，扑地便倒，兀自把右脚飞起，将斐豹胸前兕甲碾去一片。斐豹急拔出腰间利刃，刳下首级，复跳墙而出。关上望见斐豹手中提有血淋淋的人头，已知得胜，大开关门。解肃、牟刚引兵杀出，栾军大败，一半杀了，一半投降，逃去者十无一二。范句仰天沥酒曰：“此晋侯之福也！”即酌酒亲赐斐豹，就带他往见晋侯。晋侯赏以兵车一乘，注功绩第一。潜渊先生有诗云：

督戎神力世间无，敌手谁知出隶夫？

始信用人须破格，笑他肉食似雕瓠！

再说栾盈引大队车马，攻打北关，连接督戎捷报，盈谓其下曰：“吾若有两督戎，何患固宫不破耶？”殖绰践郭最之足，郭最以目答之，各低头不语。惟有栾乐、栾魴思欲建功，不避矢石。韩无忌、韩起因前关屡败，不敢轻出，只是严守。到第三日，栾盈得败军之报，言：“督戎被杀，全军俱没。”吓得手足无措，方请殖绰、郭最商议，绰、最笑曰：“督戎且失利，况我曹乎？”栾盈垂泪不已。栾乐曰：“我等死生，决于今夜，当令将士毕聚北门，于三更之后悉登轝车，放火烧关，

或可入也。”栾盈从其计。晋侯喜督戎之死，置酒庆贺，韩无忌、韩起俱来献觞上寿，饮至二更方散，才回北关，点视方毕，忽然车声轰起，栾氏军马大集，辘车高与关齐，火箭飞蝗般射来，延烧关门。火势凶猛，关内军士，存扎不牢，栾乐当先，栾魴继之，乘势遂占了外关。韩无忌等退守内关，遣人飞报中军求救。范句命魏舒往南关，替回荀吴一枝军马，往北关帮助二韩，遂同晋侯登台北望，见栾兵屯于外关，寂然无声，范句曰：“此必有计。”传令内关用心防御。守至黄昏，栾兵复登辘车，仍用火器攻门。这里预备下皮帐，帐用牛皮为之，以水浸透，撑开遮蔽，火不能入。乱了一夜，两下暂息。范句曰：“贼已逼近，倘久而不退，齐复乘之，国必殆矣。”遂命其子范鞅，率斐豹引一枝军，从南关转至北门，从外而攻，刻定时辰，约会二韩守关，荀吴率牟刚引一枝兵，从内关杀出外关，腹背夹攻，教他两下不能相顾。使赵武、魏舒移兵屯于关外，以防南逸。调度已毕，奉晋侯登台观战。范鞅临行，请于句曰：“鞅年少望轻，愿假以中军旗鼓。”句许之。鞅仗剑登车，建旆而行，方出南关，谓其下曰：“今日之战，有进无退！若兵败，吾先自刭，必不令诸君独死！”众皆踊跃。

却说荀吴奉范句将令，使将士饱食结束，专等时候。只见栾兵纷纷扰扰，俱退出外关，心知外兵已到，一声鼓响，关门大开，牟刚在前，荀吴在后，甲士步卒，一齐杀出。栾盈亦虑晋军内外夹攻，使栾魴用铁叶车塞外门之口，分兵守之，荀吴之兵，不能出外。范鞅兵到，栾乐见大旆，惊曰：“元帅亲至乎？”使人察之，回报曰：“小将军范鞅也。”乐曰：“不足虑矣！”乃张弓挟矢，立于车中，顾左右曰：“多带绳索，射倒者则牵之。”驰入晋军，左射右射，发无不中。其弟栾荣同在车中，谓曰：“矢可惜也！多射无名。”乐乃不射。少顷，望见一车远远而来，车中一将，韦弁练袍，形容古怪，栾荣指曰：“此人名斐豹，即杀我督将军者，可以射之。”栾乐曰：“俟近百步，汝当为我喝采！”言未毕，又一车从旁经过，栾乐认得车中乃是小将军范鞅，想道：“若射得范鞅，却不胜如斐豹？”乃驱车逐范鞅而射之。栾乐之箭，从来百发百中，偏是这一箭射个落空。范鞅回顾，见是栾乐，大骂：“反贼！死在头上，尚敢射我？”栾乐便教回车退走。他不是怕惧范鞅，因射他不著，欲回车诱他赶来，觑得亲切，好端的放箭。谁知殖绰、郭最亦在军中，忌栾乐善射，惟恐其成功，一见他退走，遂大呼曰：“栾氏败矣！”御人闻呼，又错认别枝兵败了，举头四望，辔乱马逸。路上有大槐根，车轮误触之而覆，把栾乐跌将出来，恰恰的斐豹赶到，用长戟钩之，断其手肘。可怜栾乐是栾族第一个战将，今日死于槐根之侧，岂非天哉！髯翁有诗云：

猿臂将军射不空，偏教一矢误英雄。

老天已绝栾家祀，肯许军中建大功？

栾荣先跳下车，不敢来救栾乐，急逃而免。殖绰、郭最难回齐国，郭最奔秦，殖绰奔卫。

栾盈闻栾乐之死，放声大哭，军士无不哀涕。栾魋守不住门口，收兵保护栾盈，望南而奔。荀吴与范鞅合兵，从后追来，盈、魋同曲沃之众，抵死拒敌，大杀一场，晋兵才退。盈、魋亦身带重伤，行至南门，又遇魏舒引兵拦住，栾盈垂泪告曰：“魏伯独不忆下军共事之日乎？盈知必死，然不应死于魏伯之手也！”魏舒意中不忍，使车徒分列左右，让栾盈一路。栾盈、栾魋引著残兵，急急奔回曲沃去了。须臾，赵武军到，问魏舒曰：“栾孺子已过，何不追之？”魏舒曰：“彼如釜中之鱼，瓮中之鳖，自有庖人动手。舒念先人僚谊，诚不忍操刀也！”赵武心中惻然，亦不行追赶。范句闻栾盈已去，知魏舒做人情，置之不言，乃谓范鞅曰：“从盈者，皆曲沃之甲，此去必还曲沃。彼爪牙已尽，汝率一军围之，不忧不下也。”荀吴亦愿同往，范句许之。二将帅车三百乘，围栾盈于曲沃。范句奉晋平公复回公宫，取丹书焚之，因斐豹得脱隶籍者二十余家，范句遂收斐豹为牙将。

话分两头。却说齐庄公自打发栾盈转身，便大选车徒，以王孙挥为大将，申鲜虞副之，州绰、邢蒯为先锋，晏髡为合后，贾举邴师等随身扈驾，择吉出师。先侵卫地。卫人傲守，不敢出战。齐兵也不攻城，遂望帝邱而北，直犯晋界，围朝歌，三日取之。庄公登朝阳山犒军。遂分军为二队：王孙挥同诸将为前队，从左取路孟门隘；庄公自率“龙”“虎”二爵为后队，从右取路共山；俱于太行山取齐。一路杀掠，自不必说。邢蒯露宿共山之下，为毒蛇所螫，腹肿而死，庄公甚惜之。不一日，两军俱至太行，庄公登山以望二绛，正议袭绛之事。闻栾盈败走曲沃，晋侯悉起大军将至，庄公曰：“吾志不遂矣！”遂观兵于少水而还。守邯郸大夫赵胜，起本邑之兵追之，庄公只道大军来到，前队又已先发，仓皇奔走，只留晏髡断后。髡兵败，被赵胜斩之。

范鞅、荀吴围曲沃月余，盈等屡战不胜，城中死者过半，力尽不能守，城遂破。胥午伏剑而死，栾盈、栾荣俱被执。盈曰：“吾悔不用辛俞之言，乃至于此！”荀吴欲囚栾盈，解至绛城。范鞅曰：“主公优柔不断，万一乞哀而免之，是纵仇也。”乃夜使人缢杀之，并杀栾荣，尽诛灭栾氏之族。惟栾魋缒城而遁，出奔宋国去了。鞅等班师回奏，平公命以栾氏之事，播告于诸侯，诸侯多遣人来称贺。史臣有赞云：

宾傅桓叔，枝佐文君，传盾及书，世为国桢。廛一汰侈，遂坠厥勋，盈虽好士，适殒其身。保家有道，以诫子孙。

于是范匄告老，赵武代之为政。不在话下。

再说齐庄公以伐晋未竟其功，雄心不死，还至齐境，不肯入，曰：“平阴之役，莒人欲自其乡袭齐，此仇亦不可不报也！”乃留屯于境上，大搜车乘，州绰、贾举等各赐坚车五乘，名为“五乘之宾”。贾举称临淄人华周、杞梁之勇，庄公即使人召之。周、梁二人来见，庄公赐以一车，使之同乘，随军立功。华周退而不食，谓杞梁曰：“君之立‘五乘之宾’，以勇故也。君之召我二人，亦以勇故也。彼一人而五乘，我二人而一乘，此非用我，乃辱我耳！盍辞之他往乎？”杞梁曰：“梁家有老母，当禀命而行之。”杞梁归告其母。母曰：“汝生而无义，死而无名，虽在‘五乘之宾’，人孰不笑汝！汝勉之，君命不可逃也。”杞梁以母之语述于华周，华周曰：“妇人不忘君命，吾敢忘乎？”遂与杞梁共车，侍于庄公。

庄公休兵数日，传令留王孙挥统大军屯扎境上，单用“五乘之宾”及选锐三千，衔枚卧鼓，往袭莒国。华周、杞梁自请为前队，庄公问曰：“汝用甲乘几何？”华周、杞梁曰：“臣等二人，只身谒君，亦愿只身前往。君所赐一车，已足吾乘矣。”庄公欲试其勇，笑而许之。华周、杞梁约更番为御，临行曰：“更得一人戎右，可当一队矣。”有小卒挺身而出曰：“小人愿随二位将军一行，不知肯提挈否？”华周曰：“汝何姓名？”小卒对曰：“某乃本国人隰侯重也。慕二位将军之义勇，是以乐从。”三人遂同一乘，建一旗一鼓，风驰而去。

先到莒郊，露宿一夜。次早，莒黎比公知齐师将到，亲率甲士三百人巡郊，遇华周、杞梁之车，方欲盘问，周、梁瞋目大呼曰：“我二人，乃齐将也，谁敢与我决斗？”黎比公吃了一惊，察其单车无继，使甲士重重围之。周、梁谓隰侯重曰：“汝为我击鼓勿休！”乃各挺长戟，跳下车来，左右冲突，遇者辄死，三百甲士，被杀伤了一半。黎比公曰：“寡人已知二将军之勇矣！不须死战，愿分莒国与将军共之！”周、梁同声对曰：“去国归敌，非忠也，受命而弃之，非信也。深入多杀者，为将之事，若莒国之利，非臣所知！”言毕，奋戟复战，黎比公不能当，大败而走。齐庄公大队已到，闻知二将独战得胜，使人召之还，曰：“寡人已知二将军之勇矣！不必更战，愿分齐国，与将军共之！”周、梁同声对曰：“君立‘五乘之宾’，而吾不与焉，是少吾勇也。又以利啖我，是污吾行也。深入多杀者，为将之事，若齐国之利，非臣所知！”乃揖去使者，弃车步行，直逼且于门。黎比公令人狭道掘沟炙炭，炭火腾焰，不能进步。隰侯重曰：“吾闻古之士，能立名于后世者，惟捐生也，吾能使子逾沟。”乃仗楯自伏于炭上，令二子乘之而进，华周、杞梁既逾沟，回顾隰侯重，已焦灼矣，乃向之而号。杞梁收泪，华周哭犹未止，杞梁曰：“汝畏死耶？何哭之久也？”华周曰：“我岂怕死者哉？此人之勇，与我同也，

乃能先我而死，是以哀之！”黎比公见二将已越火沟，急召善射者百人，伏于门之左右，俟其近，即攒射之。华周、杞梁直前夺门，百矢俱发，二将冒矢突战，复杀二十七人。守城军士，环立城上，皆注矢下射，杞梁重伤先死，华周身中数十箭，力尽被执，气犹未绝，黎比公载归城中。有诗为证：

争羨赳赳五乘宾，形如熊虎力千钧。

谁知陷阵捐躯者，却是单车殉义人！

却说齐庄公得使者回信，知周、梁有必死之心，遂引大队前进，至且于门，闻三人俱已战死，大怒，便欲攻城。黎比公遣使至齐军中谢曰：“寡君徒见单车，不知为大国所遣，是以误犯，且大国死者三人，敝邑被杀者已百余人矣。彼自求死，非敝邑敢于加兵也。寡君畏君之威，特命下臣百拜谢罪，愿岁岁朝齐，不敢有贰。”庄公怒气方盛，不准行成，黎比公复遣使相求，欲送还华周，并归杞梁之尸，且以金帛犒军，庄公犹未许。忽传王孙挥有急报至，言：“晋侯与宋、鲁、卫、郑各国之君会于夷仪，谋伐齐国，请主公作速班师。”庄公得此急信，乃许莒成。莒黎比公大出金帛为献，以温车载华周，以辇载杞梁之尸，送归齐军，惟隰侯重尸在炭中，已化为灰烬，不能收拾。庄公即日班师，命将杞梁殡于齐郊之外。

庄公方入郊，适遇杞梁之妻孟姜，来迎夫尸，庄公停车，使人吊之。孟姜对使者再拜曰：“梁若有罪，敢辱君吊？若其无罪，犹有先人之敝庐在。郊非吊所，下妾敢辞！”庄公大惭曰：“寡人之过也！”乃为位于杞梁之家而吊焉。孟姜奉夫棺，将窆于城外，乃露宿三日，抚棺大恸，涕泪俱尽，继之以血，齐城忽然崩陷数尺，由哀恸迫切，精诚之所感也。后世传秦人范杞梁差筑长城而死，其妻孟姜女送寒衣至城下，闻夫死痛哭，城为之崩，盖即齐将杞梁之事，而误传之耳。华周归齐，伤重，未几亦死。其妻哀恸，倍于常人。按《孟子》称：“华周、杞梁之妻，善哭其夫而变国俗。”正谓此也。史臣有诗云：

忠勇千秋想杞梁，颓城悲恸亦非常。

至今齐国成风俗，嫠妇哀哀学孟姜。

按此乃周灵王二十二年之事。是年大水，谷水与洛水斗，黄河俱泛滥，平地水深尺余，晋侯伐齐之议遂中止。

却说齐右卿崔杼恶庄公之淫乱，巴不得晋师来伐，欲行大事，已与左卿庆封商议事成之日，平分齐国，及闻水阻，心中郁郁。庄公有近侍贾竖，尝以小事，受鞭一百，崔杼知其衔怨，乃以重赂结之，凡庄公一动一息，俱令相报。毕竟崔杼做出甚事来，再看下回分解。

